

滿語請放慢逝去的腳步

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裕縣友誼鄉的三家子滿族村，是全球至今唯一保留和使用滿語的村落，被中外專家學者譽為「滿語活化石」。然而，村子裏以滿語為母語的老人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他們去世之時，也許就是滿語退出歷史舞台之日。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趙阿平向本報表示，一種語言的消失，不亞於一個生物物種的消亡。滿族語言和文化遺產搶救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切實的支持和參與。香港商報記者 國慶元



石君廣在給三家子村的孩子們上滿語課。

最後的滿語「活化石」

齊齊哈爾市富裕縣友誼鄉三家子滿族村，是全球目前唯一保留和使用滿語的村落，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化的聖地，被中外專家學者譽為「滿語活化石」。到這個村落進行田野調查，是趙阿平的工作內容之一——從1988年第一次跟隨恩師劉景憲踏進這個小村開始，她每年或隔年都會去三家子村住上一段時間，進行田野調查。

趙阿平告訴本報記者：「以前，三家子村能說好滿文的老人有十多位，他們是我長期跟蹤調查的對象。可是，現在滿語說得好的老人家僅餘4位，年齡都已在80歲以上。」

今年88歲的趙鳳蘭、孟淑靜是趙阿平跟蹤調查的兩位講滿語最好的老人，她們可以唱滿語民歌四季歌、薩滿神歌、空咕嚕哈齊等，還可以講很多滿語民間傳說故事。趙阿平和她的同事、學生們每次到三家子村，都會和老人們交流6個小時左右，內容涉及滿語詞彙、日常用語、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文化習俗等，並以錄音、錄像、筆錄等形式記錄留存珍貴的數據資料。

「對一個人調查2000多個滿語基本詞彙及相關句子約需三天時間。我坐在小凳上或炕上對老人調查，都累得腰酸背痛腿發麻，對於70歲以上的老人來說，一天6小時更是非常累的。」趙阿平說，「其實，與他們共同生活一段時間是最佳的田野調查方式，但是由於教學等工作，每年只能利用寒暑假的兩三個月時間進行連續調研。」

多年來的田野調查，使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積累了大量珍貴的滿語口語、滿語文化田野調查錄音、錄像資料及數據化處理的光盤。趙阿平也在辛勞的付出中收穫了累累的學術碩果。她告訴記者：「上一代人奠定了滿語語音、語法基本理論研究的基礎，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探討研究滿語語義學理論及應用、滿族語言與歷史文化，相繼出版了專著《滿語研究通論》、《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滿族語言與歷史文化》、《瀕危語言—滿語、赫哲語共時研究》等，發表了120多篇論文、調研報告。今年又主持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滿語詞彙語義研究》。語義學是目前國際學術前沿研究，也是最難的領域。」

學者們頻繁地出入三家子村「救亡」滿語，對村裏年輕的一代也產生了影響。孟淑靜老人的孫子石君廣就主動承擔起「民族語言救亡」的使命，他向奶奶學習滿語後，在三家子村小學為孩子們開設了一門淺顯且不列入考試科目的滿語課程，他的願望是村裏的孩子們都會滿語，至少「能用滿語對話」。2010年，石君廣被富裕縣確定為第三代滿語傳承人。然而，對於滿語的未來，大部分學者的態度是「不樂觀」，較為主流的觀點是：在未來，滿語將只是一種由少數學者掌握的、不用於日常交流的學術語言。對於滿語會在何



趙阿平在三家子村進行田野調查。



末代皇帝溥儀的滿文書寫習作。

時消亡，趙阿平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給出的時限是「大約十年之內」。

培養破解歷史密碼的繼承人

三家子村外的世界裏，趙阿平和她的同事們也在急切地培養著他們自己的「接班人」。因為，面對存世數目龐大的清代滿文檔案，能讀懂滿語書面語的人才卻非常有限；與此同時，滿文文獻整理保護人才也非常稀缺，這個工作對人才的要求是綜合性的，不能光懂滿語，還需要懂漢語、文獻學、清代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識。沒有一定的學術功底，在整理滿文文獻時也難以判定其價值。

趙阿平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全國能用滿語進行交流的不超過百人；精通滿語的研究者則不超過50人。在她任職的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專門從事滿語的教學、翻譯、研究工作的學者也只有5人。他們迫切需要「後繼有人」。為此，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在田野調查、與黑龍江省檔案館合作整理數量龐大的清代檔案之外，還承擔起了系統化培養本、碩、博滿語人才的教學任務。目前，該機構共培養博士生、碩士生40多名，本科生百餘名。其中，滿文與歷史文化本科實驗班於2005年開始，每兩年招一次生，每次只錄取15至20名學生，趙阿平說：「不能招太多，我們根據相關用人單位實際需要與接收而決定招生人數。」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今年恰逢滿文與歷史文化本科實驗班招生年。但是，今年的招生的計劃卻因意外被漏掉；兩個博士招生計劃，亦由於6名考生的外語成績未達分數線而空榜，非常遺憾。

趙阿平不無憂慮地告訴記者，滿語人才的培養需要十年打底，本、碩、博讀完，尚不能立即從事研究，還需要至少五年的實際工作鍛煉才能獨立開展工作，進行滿文檔案文獻的翻譯及研究。這就意味著，想從事這一職業做出成績，至少需要堅持十多年。對於現在年輕的後繼專業人才來說，他們不但要耐得住寂寞，還必須面對現實生存需求，有了生存保障才能支撐他們進行研究，因此人才流失也不在少數。

今年58歲的趙阿平仍在為搶救瀕危滿語而每天超負荷工作，每天睡眠時間僅四五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在從事學術研究、教學、田野調查等工作。她和眾多的滿語搶救者一同努力，希望將這種語言搶救保護記錄下來，為滿語資料庫建設、滿語史研究及相關研究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滿語存留的最後階段盡可能多做一些、再做一些……

書香雲集

「香港館」首度亮相羊城

一年一度的「南國書香節」上周五在廣州琶洲展覽開幕，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的「騰飛創意」項目首次參與南國書香節，並設立「香港館」推廣香港出版及印刷業，展出香港業界的優秀圖書、印刷品及電子書籍。香港出版學會會長、項目籌委會主席李家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有關展品在書展完結後將贈予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以推動港粵兩地文化及創意交流。

多角度展示香江創意

李家駒告訴記者，對於這次在南國書香節的展覽，香港出版及印刷業界反應踴躍，約30家出版社和超過40家印刷商，合共超過70家參展商參與。所有在「香港館」展出的書籍及印刷品均經公開招募，並由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評審，確保展品能夠代表香港出版及印刷業的創意與成就。南國書香節「香港館」的展品類型多元化，包括超過1200項書籍、印刷品及電子書籍，向廣州業界及讀者全面展示香港的雙語出版及印刷優勢。

「香港館」還於展覽期間舉行一系列文化活動，邀請香港知名作家及文化人士出席，與南國書香節的參觀者進行互動交流，以宣傳及推廣香港的出版及印刷業，包括國際葡萄酒教育協會香港分會現任會長李厚敦帶來的《中國、美國、法國三國葡萄酒故事及名釀介紹》，香港嶺南大學小區學院人文學部主任及高級講師邱逸博士的《軍事歷史著作中的香港視野》，以及蔡瀾畫會等。

助業界開拓內地及海外市場

「香港館」從2011年起，已先後在北京、台北、倫敦、法蘭克福等地書展合共7次設立，這是首次登陸廣州參與南國書香節，亦是第八度亮相國際書展。李家駒透露：「從一些累計數據，可反映「香港館」已獲得一定的重視，例如：參觀書展人數超過200萬；參展出版和印刷商達600家（次）；參展圖書、印刷品和電子書超過6000項；查詢接近700宗；超過80次採訪。」

本屆南國書香節後，「騰飛創意」項目還將再度「出征」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和法蘭克福書展，以及明年舉行的台北國際書展和意大利博洛尼亞兒童書展，通過在五大書展中設立「香港館」，展出香港業界優秀的圖書、印刷品及電子書籍，以展示香港出版及印刷的創意與成就，並於展館內設立企業產品洽談或展銷區，以協助業界開拓內地及海外市場。



「南國書香節」在廣州琶洲展覽開幕，「香港館」人頭湧湧。

微歷史

高山流水遇知音

《伯牙鼓琴圖》藏於故宮博物院，作者是元代宮廷畫師王振鵬；畫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榮村」等收藏印多方。

此圖畫的是春秋名士俞伯牙與鍾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根據《呂氏春秋·本味》記載，楚國郢都（今湖北荊州）人俞伯牙極擅長彈琴，是天下聞名的高手，而他的朋友鍾子期則善於聽琴。有一次，伯牙彈起一支曲子，意在吟詠高山，鍾子期聽其聲抑揚鏗鏘、剛勁有力，就說：「好啊！這一曲氣勢雄壯，就像泰山一樣巍峨峻拔。」伯牙又彈起另一支曲子，意在吟詠流水，鍾子期聽其聲舒緩自如、流暢明快，就讚歎道：「妙啊！這一曲浩浩蕩蕩，就像江河之水奔流不息！」總之，伯牙演奏的曲子，鍾子期都能用準確的語言將意境描繪出來，並由此被伯牙引為知音。後來，鍾子期死了，伯牙拉斷了琴弦，摔碎了他的琴，終生不再彈琴。後人用「伯牙鼓琴」或「高山流水」的典故形容琴曲高妙；或指朋友間心相通。



元代·王振鵬《伯牙鼓琴圖》(局部)

錢幣上的文化之旅

說到「傳統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詩歌、散文、戲劇等；說到「古錢」，人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它的收藏及投資價值。很少有人會將古錢幣與傳統文化聯繫在一起。但事實是，古錢幣毫無疑問地是傳統文化的一種載體。它的變遷除了映射中國歷史長河的流淌脈絡外，同時也承載和涵蓋了豐富的文化信息。

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茵

幣制變遷見證政權更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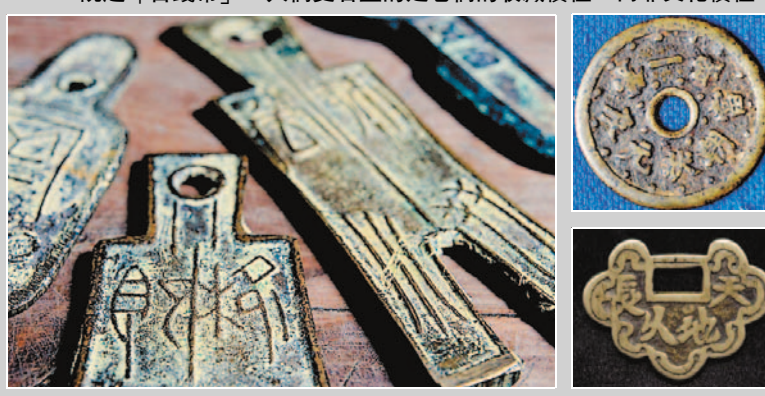
國人最熟悉的古錢幣，非「孔方兄」莫屬，那是一種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到清末一直使用了兩千多年的銅幣的統稱，因圓形方孔而得名。不過，孔方兄卻不是古代中國出現最早的金幣。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李學勤的研究，錢幣萌芽於夏代，起源於殷商，發展於東周；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前，流通於各地的幣種繁多，且具有極強的地域特色。例如，中原文化圈地處華夏文化中心，那裏是古代農業的先進地區。土質肥沃，宜於耕作。青銅鑄造的農業工具「錢」能鬆土開溝、播種除草，用途很大，很快就成為商品交換的媒介物，在市場上流通使用，逐步完成向貨幣轉化的過程，鑄形鑄幣「布」由此脫胎而生。而楚文化發源於長江中游，當地古人有可能形成使用龜、貝的習慣，以至產生了象徵龜殼形的貨幣「愛金」和仿照海貝的銅鑄貝幣「蟻鼻錢」。

李學勤認為，東周時期，中國已形成了四個不同的貨幣體系，包括黃河中游中原文化圈的刀幣流通區，黃河下游齊魯文化圈的刀幣流通區，長江中下游楚文化圈的銅貝金幣流通



說起「古錢幣」，人們更看重的是它們的收藏價值，而非文化價值。



春秋時在黃河流域流通的布幣，和民間用於祈福的厭勝錢、撒帳錢。

區，和關中秦文化圈的圓錢流通區。最後，隨著秦王朝在兼併戰爭中的勝利，秦始皇把秦國的圓錢制度推廣到全國，才逐漸構成了大一統文化圈中新的貨幣文化體系。

帝王名家書法鑄錢文

春秋以降，幾乎所有類型的鑄幣上都有文字，因此，歷朝歷代使用的錢幣，不僅記錄了統治政權的更迭，也忠實地記錄了中國文字書法演變的過程。

春秋貨幣上的文字，一般都屬於古篆，帶有濃郁的民間文化色彩和粗獷、隨意、松散的特點。至戰國後期，錢幣上的文字已經演變成爲字形比

較優美而工整的小篆書，最典型的便是秦國的圓錢。因此，秦統一六國的幣制和文字後，流通全國的錢幣「秦半兩」上的「半兩」二字，也都是以小篆書寫。

由秦至隋，篆體錢文均是中國古代貨幣文字的主體。不過，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所鑄造的錢幣「開元通寶」，採用了當時的大書法家歐陽洵所書的隸書，莊重華貴雍容嫺雅，其風韻終唐一世，並傳之趙宋，揚之東瀛。

宋朝的銅錢鑄造數量相當大，從書法藝術的角度看，這也是錢幣文字的黃金時代。北宋初年鑄造的「宋元通寶」，其字形仿的是唐代的隸書；之後便出現了「篆隸行草」四體並行的錢文，特別是北宋徽宗趙佶崇寧年間（公元1102~1106年）鑄的「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和「崇寧元寶」，其文字爲徽宗皇帝手書的瘦金體。因為這些錢幣上的文字是皇帝親筆手書，所以又被錢幣學家稱爲「御書錢」。

外族入侵的文字印記

除了漢字在貨幣文化中留下足跡外，許多少數民族政權也接受漢族貨幣文化傳統，以文字爲主體裝飾貨幣，從而留下了少數民族文字的字孔圓錢。如回絕平羽可汗錢，突厥施錢，突厥錢，吐蕃錢，遼契丹文「大泉五鐸」，西夏文聖福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元、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天祐寶錢，元八思巴文至元通寶、至大通寶，清滿文天命汗錢、天聰汗錢等等。這些錢幣文字雖與漢文相異，但他們都是仿照漢人刻上自己本民族的文字。

總之，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產物，也是民族文化的結晶。貨幣幣材本身，有其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對考察各朝代的政治、民俗、文化都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